

論語
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鄉黨第十

朱子語類

不知何氏錄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

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內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孰是以記之詳也

又

憲錄

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

如言夔居申申天天是以喪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又知聖人喪時喪處而不然

輔漢卿曰聖人之道喪精麤喪本末大至於平

天下治國家立經陳紀治禮作樂小至於容貌
辭色一動一靜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
則愈密愈近則愈實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
貌辭色如是之詳且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正
傳以垂教於後世也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
遺物窮高極遠馳心於茫爲之際而於吾身之
言動事物之倫理懵不加察焉則是異端之學
豈聖人之道哉

蔡九峰曰士之修於家行於族里者至鄉黨而
備立乎朝行乎天下者自鄉黨而出此篇所係
不亦重乎夫子萬世之標準也父兄宗族之間
君臣朋友之際莫不曲盡其道非屑屑於是也

蓋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人見其動容周旋
喪不中禮一言語一容貌一舉動喪不盡其道
者當知其德盛禮恭自不期而合也若曾子一
貫之說與此篇相發明學者可不思學孔子以
自立於鄉黨哉

薛敬軒曰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王船山曰魯論記聖人之言備矣而其見諸行
事者尤必詳之蓋聖人盛德之光輝喪不可以
微天理之流行而門弟子喪微不察以見聖於
羹牆亦可以爲好學深思者之法也夫辭氣容
色之酬酢於朝廷鄉里君友民物以及夫衣服
飲食之節皆天理之所昭著適得其當然者亦

人心之所同而無不可學而至謹小慎微正其身以養其心者學者之事也渾然一理從心所欲而面背四體一動一靜取精用物自應其節者聖人之神也乃學者無乎不察無乎不謹以勉學焉得其一而忘其一立其大而忽其小敬其小而忽其大急於循理則遠乎人情偶一順情而遂乖乎天則即使動可免咎而拘迫矯彊之意勝不能安行而有從容中道之樂夫豈人所不能知不能行哉而合聖人之德輝以觀之則未能知未能行者多矣此聖人之可學而不可學者矣益亦求諸伯聖之本乎

楊賓實曰鄉黨一篇見聖人之心純乎敬動合

乎義聲爲律身爲度所謂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以天道示教也

崔君玉

紀

曰鄉黨一篇朱子祇以節分不以章

解蓋此篇總記聖人動容周旋喪不中禮苛五
節以孔子二字領起所記多宗廟朝廷擯相聘
官之典乃禮之大者後八節以君子二字領起
所記多衣服飲食交接往來之事乃禮之小者
要皆非禮文所舊有乃聖人從心所欲之矩也
方植之曰孔子曰吾喪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
某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善觀
聖人者第於鄉黨間居處居一切時喪不見聖
人圓光全面祇是道合如此聖人優如此孟子

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有本者如是道理平鋪在世間但學者不能發智
光尋察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
僂言唯謹爾

朱子語類

士毅錄

問鄉黨恂恂侃侃之類曰此類解說

甚易須以心體之真自見氣象始得

朱子論語或問問恂恂或以爲誠信或以爲溫恭何也曰以詩書訓詁攷之宜以爲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也

金仁山曰恂本訓信莊子恂字多佗懼意此若佗信謹貌尤好蓋夫子垂非實在鄉黨則父兄宗族之地

又加謹畏目

黃薇香曰集解王曰恂恂溫恭之貌朱子謂以詩書訓詁攷之恂恂宜爲信實案後漢書張湛傳引經注引鄭君注恂恂恭順貌也王扶傳引經注恂恂恭順之貌是與王注同也史記世家引此經索隱云有本作恂恂隸釋祝睦後碑鄉黨恂恂朝廷優優是恂古本有作恂者恂有謙退義與似不能言相貫漢書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史記佗悛悛恂悛皆恂之假借字輔漢卿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凡人信實則言自簡默況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卽溫恭意也

劉楚楨曰優優史記世家佗辯辯書平章百姓伏傳

佗辯章叟記佗僂章詩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
韓詩佗僂僂是平僂辯音近義同爾雅釋訓諸諸僂
僂辨也辨辯同謂辯論之也

孫夏峰曰鄉黨是做人第一步它日立朝廷交鄰國
事上接下俱在此植基故記者以鄉黨先之

又曰似不能言僂僂言蓋不露穎於杖履之將而獨
伸說於建白之地語默合宜

王船山曰宗廟之中大禮存焉朝廷之上大治昭焉
正君子所有修明之責而與言者皆與聞國政可與
論得失者也於此而不昌蕪爲賢言矣夫子所以處
之而咸宜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

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朱子語類

賀孫錄

問閭閻和悅而諍諍意如何曰和悅

非一向放倒到合辨別處亦須辨別內不失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此字非祇說字義須想像此意思是如此

又

廣錄

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又不失己義理之正

秦味經曰案古者視朝之禮甚簡旣朝而退君適路寢聽政臣適諸曹治事諸臣治事之所卽匠人所謂外九室是也其室在路門外治朝之左右如今午門朝房也鄭康成箋詩以治事之所爲私朝蓋以卿大夫議朝政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云在朝言朝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其在朝廷僂僂言皆指

治事之朝而言也

劉楚楨曰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
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
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孔疏崔氏
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
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
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下大夫五人者崔
氏云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
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
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案崔說本何休公羊傳注王氏
塗曰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
卽卿而喪中大夫也三卿對大夫爲上於三卿中又

自分上中下王制有上卿中卿下卿是也五大夫對三卿爲下於五大夫中又自分上下王制所謂當其上大夫當其下大夫是也案大射儀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胡氏培翬曰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又云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偁小卿故云大夫繼而東上由胡說推之是五大夫下仍有大夫當是分職治事者如周官大小卿下之有羣司矣此與小卿竝下大夫也夫子仕魯爲小司空小司寇是下大夫而孔子世家及趙岐孟子注皆謂孔子爲大司寇案司寇爲司空兼官孟孫居之其小司寇則臧孫世爲此官定公時臧氏不見經傳意其時臧氏

式微司寇職虛故孔子得爲之傳者虛張聖功以爲孔子實爲大司寇矣上大夫職尊孔子所事下大夫則與孔子同列者也不及上士以下者統於下大夫也

黃薇香曰後漢書袁安傳隸釋漢碑唐扶頌引經侃佗衍孔注侃侃和樂貌明此假侃爲衍也史記魯世家贊洙泗之間蘄蘄如也索隱讀如論語閭閻孔注閭閻中正貌明此假閭爲蘄也後漢書張謐傳謐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叟奭之風矣注閭閻忠正也待下易嚴待尊易貶古注以此爲舉所難朱子引說文用本字義也

劉楚楨曰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時君

正在朝故馬以君在爲視朝皇疏君視之則一一指
卿大夫而都一指士當此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
故孔子跼蹐如也雖須跼蹐又不得急速與與猶徐
徐也所以恭而安也案羣臣當君揖時皆須還辟故
有此容跼蹐一曰跼蹐廣雅釋訓跼蹐敬畏也詩節
南山颺颺靡所騁鄭箋颺颺縮小之貌孟子曾西蹶
然注蹶猶蹶蹶也颺蹶跼蹐與蹶同楚茨執爨蹶蹶
毛傳言爨竈有容也亦謂恭敬之容鄭此注云跼蹐
敬恭貌卽本馬注說文趨安行也趨趨步愼愼也漢
書敘傳下長倩愼愼注引蘇林曰愼行步安舒也義
皆可證

任翼聖曰朝廷言當明辨侃侃誾誾總是直但誾誾

直中有和不太剛爾侃侃闐闐合下道理自當如此
聖人自然恰好若尊體統合機宜委曲以行道請說
俱非聖人意思

鹿伯順曰侃侃闐闐何以大同小異也踉蹌與與何
以竝行不悖也有天則於其閒矣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赀
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黃薇香曰依曲禮孔疏及諸書校攷之諸侯自相爲
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
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公九命九介侯伯七
命七介子男五命五介至主國大門外主君及擯出
門相接主君是公擯者五人侯伯擯者四人子男擯

者三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竝用彊半之數也
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闕西太門九十步而下車
立當倚軾大行人職所云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
其侯伯太門七十步下車立當倚俟大行人所云朝
位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太門五十步下車立當衡
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而九介立在君
之北邇邇西北竝東嚮而列主君出直闕東立當車
軫主君之立以西嚮賓之立必東嚮五等列侯喪南
北面之禮也擯在主人之南邇邇東南立竝西嚮使
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傷太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
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來詣
己恐爲它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

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傳至次擯次擯繼傳至末擯末擯傳與賓之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荅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蒞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一等鄭君注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隄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闌西北嚮列七介而太門七十步侯伯使列五介而太門五十步子男使列三